

五灵寺 宋曹幽读书处

■林成植



五灵寺与凤岗书塾

五灵寺，全称“五灵瑜伽寺”。瑜伽，印度的一种传统健身法，这里是“修行”的意思。清·嘉庆《瑞安县志》载：“五灵瑜伽寺，在许峰山。宋曹幽读书处。”更确切些说，五灵寺里的凤岗书塾是宋曹幽少时的读书处。五灵寺坐落于许峰山南麓，坐北朝南，面对凤岗山，伴随笔架山，寺前五灵溪水环绕，寺后翠竹绿树常青。宋时曹村的特奏名进士曹绛有《溪上赏芙蓉》咏之：“娇红腻绿暖生春，步绕清溪锦帐新。花意不须羞白发，五朝得见太平人。”

曹幽题诗《五灵寺》

曹幽少时在五灵寺读书，课余常给寺院师父抄写经文，后又在五灵寺旁创办“虎丘书院”并授徒执教11年，与寺院建立了深厚感情。特写下了《五灵寺》诗：“尚欠劳生债，重来古寺眠。敲门时应客，落石夜闻泉。春去少蝴蝶，山深多杜鹃。细书如案牍，独自坐灯前。”诗中，用“应客”、“闻泉”句写出了初夏夜晚寺院的清寂，用“独自坐灯前”描绘了自己重眠古寺的情景和寄托的深清。

曹幽，是位杰出的诗人，丁忧在家期间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，其中七绝《春暮》最令人叫绝：“门外无人问落花，绿阴冉冉遍天涯。林莺啼到无声处，青草池塘独听蛙。”被编入《千家诗》，成为千古传诵的不朽诗篇。里人说，五灵寺前有一池塘，其故居前也有一池

五灵寺悠久历史

五灵寺，始建于唐咸通八年(867)，由一乘法师倡建，至今已有1148年历史。北宋间，曹仁贵、曹仁杰、曹仁赐加以扩建。北宋末，东京大学生曹彦建潭风亭于寺前，绍兴年间毁于大风，后改作山门。南宋，来也院僧修建，清光绪年间重修，直至1962毁。其间，曾一度为道观，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载：“……清光绪庚寅修，道士一人，道姑一人。”宋绍熙元年，曹叔远中进士；宋

至南宋绍兴廿七年(1157)，曹逢时中进士。次年，从乐清返故里，曹村文风渐盛。绍兴三十三年(1163)，从子曹绛在五灵寺创办“凤岗书塾”。清·嘉庆《瑞安县志·书塾》记：“凤冈塾，在来暮乡，宋曹绛建。延师设教，一门登第者二十四人，叔远、幽、元发，皆为名儒。”

“幽”，即曹幽，早年家道贫寒，家门显赫的曹逢时只是他家的远房。“凤岗书塾”创办后，年幼少的曹幽便进书塾读书。嘉泰二年(1202)，二十三岁的曹幽中了进士，为隆兴府靖安县主簿，在

塘。诗中的“青草池塘”不管说的是哪一口，总之是家乡的一口。诗人掇取了家乡的“落花”、“绿荫”、“莺啼”、“蛙噪”的典型情景，抒写出家乡江南暮春既尽，初夏扑面而来的景致，字里行间隐含着淡淡的乡愁和喜悦，让人从这大自然变化规律中以无限的遐思。同时，也表达了他诗歌构思独特，语言朴实而又少有含蓄的江西诗派风格。当年，曹幽与坦斋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。坦斋问：君在永嘉，为何诗学江西派？幽答曰：“兴致所至，何拘江浙？”斋又问：“难道永嘉四灵不值得学吗？”幽再答：“四灵诗如啖玉腴，虽爽不饱；江西诗如百宝头羹，充口适腹。”晚清瑞安学者黄绍第在《曹西士诗学江西》写道：“籍甚嘉熙四谏名，缘竿呈使见诗情。玉腴虽爽终难饱，喜啖江西百宝羹。”

绍熙五年，叔远在寺南数十步处建曹氏新宗祠，1226年敕赐孚泽庙。当时，古寺的东轩房中堂立有曹幽奉旨敕封的牌位，1949年尚在，后不知毁于何时。

改革开放后，1982年当地女居士陈美香发起募资重建，1991年主持释月智和众首事建造天王殿及二轩，筑围墙。2005年春，陈永寿和释月智等首事续建观音阁，现已初具规模。虽不能与有的大刹相媲

美，但规划已就(图二)，历史文化深厚。若充分挖掘古寺历史文化，在整体规划中恢复历史旧观，弘扬文化内涵，这里将成为瑞安有影响的寺院，因为这里毕竟是曹幽的读书处，出了80多位进士的地方。清国学生翁俊有咏五灵寺诗云：一座祇园号五灵，风光水绿与山寺。宋儒当日读书处，虚指于今七百余。

“嘉熙四谏”，指的是嘉熙元年(1237)，曹幽被“召为左司谏。与王万、郭磊卿、徐清叟俱负直名，当时号嘉熙四谏。……疏七上，进古诗以寓规正。”(《宋史·曹幽传》)曹幽，性格刚正耿直，不附权贵，上疏进谏，力主抗金、恢复中原，实现祖国统一，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爱国主义诗人。他在《西河·和王潜斋韵》中写道：“今日事，何人弄得如此。漫漫白骨蔽川原，恨何日已。关河万里寂无烟，月明空照芦苇。漫哀痛，无及矣……”在这些诗句里，他以家国恨为中心，吟咏出悲愤无限的忧国忧民之情，其正气大义，有岳飞《满江红》之磅礴，辛弃疾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之高昂激越；其豪放色彩可与他们相媲美。

美，但规划已就(图二)，历史文化深厚。若充分挖掘古寺历史文化，在整体规划中恢复历史旧观，弘扬文化内涵，这里将成为瑞安有影响的寺院，因为这里毕竟是曹幽的读书处，出了80多位进士的地方。清国学生翁俊有咏五灵寺诗云：一座祇园号五灵，风光水绿与山寺。宋儒当日读书处，虚指于今七百余。

鞠躬尽瘁勤勤恳恳的项启中老师

■陈霖

编写初中数学教科书

项启中老师(1910—1987)，世居瑞安城关申明亭巷24号，早岁就读瑞安中学。民国廿三年(1934)夏，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数学专修科，同年八月，应聘瑞安中学，任数学教师。

1940年转温州瓯海中学任教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沪杭一带相继沦陷，温沪、温甬海运被日本侵略军封锁。当局迁都重庆，导致中学教科书短缺，启中便在繁忙的教学同时，编写初中数学教科书，在他用粗糙新闻纸铅

印出版，以供应温州各中学之所需，故20世纪40年代浙南一带的中学生都凭项启中平编的数学课本获取教学知识，对他普遍产生敬意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温州水陆交通恢复，项编数学课本才逐渐淡出。1946年至1948年，启中师任温州高级工业学校校长。1949年后，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。1973年退休。他鞠躬尽瘁勤勤恳恳在教育界服务了39年，是值得尊敬的老教师。1987年患胃癌症逝世，享年77岁。

毕业歌唱出师生情

在瑞安中学，启中师当了我们的勤思级三年的班主任。1939年春，我们勤思级毕业时，曾举行离别会。会议开始时，勤思级26位同学起立齐唱毕业歌。这是一首抗日名曲，是1934年上海电通公司出台的第一部电影《桃李劫》的插曲。陈瑜(田汉别名)词，聂耳曲。歌词如下：“同学们，大家起来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，听吧，满耳是大众的嗟伤。看吧，一年年国土的沦丧。我们是要选择‘战’还是‘降’，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。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。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，明天是社会的栋梁，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，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。巨浪、

巨浪，不断地增长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快拿出力量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。”

当我们唱到“一年年国土的沦丧”的时候，便痛感大好河山上履痕累累，油然升起“倭寇未灭，何以家为”的愤慨。当唱到“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快拿出力量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”的时候，真想早日报效祖国，振兴中华。

歌后，同学代表、校长、班主任启中师相继讲话，同学们品着绿茶，吃茶点，谈谈笑笑，兴高采烈地与全体教师拍照留念……当天午后，全班同学齐赴明亭巷里班主任项启中老师家中，大家送去项骧先生书写的横批，由全体同学用毛笔签名后赠给启中师留念。

为教育染病

我们初次拜见了师母王兰馨女士，她有身材丰腴，一双明亮的眸子，她细心地烹制菜肴，备办三桌辞别酒，宴请学生。同学们三年同窗初次同桌欢聚，大家欢天喜地，边谈边吃，我们绝大多数是十六七岁未经世面的小伙子，没有轻烟似的离愁，也没有狂飙似的激情，那天下午就是轻轻快快平和和地度过了初中毕业班最后的宴会。

启中师微驼的背，清瘦的身躯，黑中夹白的头发，香烟熏得焦黄的中指和食指，模糊的眸子，从来没有散发神采的光辉，他育一女二子，家累重、工作忙、工资低、营养缺乏、身体

衰弱，他嗓子较尖、音量不大，为了吸引同学注意力，他放大嗓门讲课，听起来就有声嘶力竭的感觉。他是多么热望同学听懂他的讲课啊！

1985年，我去温州拜访他，见面时，他已是颤巍巍的老人了，背驼的跟弯弓差不多，头发几乎全白了，面部还有浮肿，他为数学教课献出了青春的岁月。他向我叙说一段痛苦的教学生涯：“白天上四节课，已经疲倦不堪，晚上又匆匆去上夜校几节课，回到家中全身骨头像散架一样，一见床铺便颓然扑在床上。胃溃疡、肺气肿都是那一段讲课最辛苦的时候感染的……”

光荣的教育世家

启中师讲课逻辑性强，重点突出，讲解清楚，同时嗓门开宽，同学们都能听懂，他批改作业很仔细，错误处都用红笔改正。

他担任勤思级三年班主任，经常在班会上和和气气教导我们，使我们如坐春风，一旦训斥如雷霆万钧。他是慈师又是严师。

他工资收入不丰，但为人慷慨，记得某次郊游头陀寺，回城时误过轮船班期，后来拦了一部汽车回城，他慷慨地付出了二十多人的汽车费10多元，他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43元啊！

启中师1987年在温州逝世，子女护送骨灰返瑞，勤思级友6人，沉痛地在东门车站恭迎骨灰，哀乐阵阵中我们祝启中师安息。

启中师及其弟妹共11人，7人服务教育界。启中师是瑞安中学、瓯海中学、温州师范，等校的教师(已故)，二弟启钊是温州院函授部讲师(已故)，五弟启绵是瑞安师范教导主任(已故)，六弟启明是南京东南大学外语系主任，七弟启宇是温州院讲师，妹启秀是瑞安实验小学教师(已故)，妹启媚是瑞安中心幼儿园副院长。

启中师已故父亲项吾田先生从前是瑞安马西桥小学教师。启媚老师告诉我，长兄启中的子女及其弟妹的子女还有12人在教育界担任教师工作，他们都已退休。启中师祖孙三代共有20人勤勤恳恳在教育界服务，堪称为瑞安市光荣的教育世家。